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行狀

任彦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父世祖武皇帝任孝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

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毛詩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

曰忠為令德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天才博瞻學綜該

明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後至

不羣番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至

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

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樂分

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樂分

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各定渤海人宣

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漢陳農

書注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舍作齊詩也陳農

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

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

多與漢朝等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親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東觀漢記曰

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沛獻王輔求

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

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憲王蒼蒼君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其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

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曰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甕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書生相煎何太急

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友毛詩傳曰無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臧祭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益晉書曰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樊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益城又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

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惣西伐沈納宋

王太子奉晉熙王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沈納宋書曰除拜則為

軍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

翰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謀出股肱任

切書記魏文帝與吳質書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

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刑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

所以弘益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各碑之不應連見

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

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曰奔奔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已死

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

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
曰王求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
重勃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開習禮
度不如式瞻儀刑調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
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
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三

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建兩
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選眾而舉敦悅

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決大邦選眾而舉敦悅

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

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公以高昭武穆惟

戚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封閭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戶又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

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

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

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

愚民皆察論之有妄屠者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

范曄光武紀贊邪叟忘其西具龍丘狹其東臯

曰金湯失險邪叟忘其西具龍丘狹其東臯

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老叟自若

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矣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

誅云日吳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

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

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

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

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

道積一歲養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

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

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東人父璣之後生子良禮記曰惟父

奔波泣血千里蕭子顯齊書曰武穆非表皇后諱惠昭河

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

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

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

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見

爾雅曰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

疾疾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無服公子於其妻之

父母鄭玄曰九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

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而茹戚

肌膚沈痛瘡鉅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父

以為至痛極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緣靡非隆殺之要論語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

也非謂鍾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薨襄斬

寢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

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

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鍾

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三輔黃圖

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政非一軌

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俗備五方漢書曰秦地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

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臧榮神皇載穆轂下

以清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皇漢書谷求上疏曰

後漢書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武皇帝嗣位進

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

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充

徐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

辭謂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未及下車仁聲先洽

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擽鄭玄曰擊擽兩木相敲行

夜時也擽與析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

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駟曰齊朝首以董司岳牧敷

之北門說文曰商外關門之關

興邦教晉起吳注宋公表曰董司垂方過寔引罰孔安

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

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

任雖重比此為輕

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

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二能

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

典克從孔安國曰關玄闈以闈化寢鳴鍾以體國

五典五帝之教關玄闈以闈化寢鳴鍾以體國

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敷數詩曰一往縱神儀矯

跡步玄闈范曄後漢書曰相祭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

鳴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

日中奪金耻訟蹊田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之臣司徒故

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

攬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

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不雕其朴

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

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

彌日藏明於內乃得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

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庠序肇興儀刑國冑師氏之選允師

人範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

樂教冑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

初啓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

書僕射六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叙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

書今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

之義遞為隱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諫諍之義公二極一

致愛敬同歸國語亦共子曰呂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非教不習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

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秉哲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

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崙東南

地萬五千里編戶殷阜萌俗繁滋漢書呂后曰諸將不名曰神州

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

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項之解

楚辭曰衆不可戶說方孰云察余之中情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

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翫納周易曰言行君武皇晏駕

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曄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

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
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
抱之負斧衣南面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踴
以朝諸侯之圖焉

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先
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
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聖主嗣興地居且奠**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
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大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
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
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
向方可以**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
觀德矣**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
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
劍履上殿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
何世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文曰上欲自行擊陳稀周綜
泣曰始秦政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

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
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
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
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劍履
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
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歿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贈
羊祜詔曰身歿讓存
遺操**天不愁遺梁岳頽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晏
益厲**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其年某月日薨春秋三
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十有五詔給温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
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宮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
霍光薨賜東園
温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
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又
曰上公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
九命疆薨上發魯相所上

檄下林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 豈徒春人不相傾壘

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 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

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號于野乃下詔曰褒崇

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洽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

王相公也蘇玄注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

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

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肇自弱

齡孝友光備毛詩曰張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

五教克宣台曜及五教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

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先

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諒以齊微二南同

規往哲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

周南召南正始方憑保佑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天不

愆遺奄見薨落愆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哀慕抽割

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龍吉禮記曰喪事先遠

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

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

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

旒纓輅甘泉鹵簿曰持車九乘黃屋左壽懸導輜輶車

日紀信乘王車黃屋左肅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繡
為蓋重裏肅毛羽幢在乘輿與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
光尸以輶輅車文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
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
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公道識
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
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
莫見其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
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民之不
臧公實貽恥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誘接恂恂降以顏
已有過虞氏之盛德也

色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方於事上好下規
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温恭之貌方於事上好下規
已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左
傳上而好下接已此一反也
帝子儲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順
效誠者令行禁
止國網天憲實諸掌握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
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
節於掌握之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東觀漢記
曰袁安為
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減罪鞠人常歎曰九士之
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晉中興書曰
衛玠常以人
有不及可以情恕非
意相干可以理遣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孟子曰
伊尹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
記鄧鄠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袞與緼絺同歸
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袞
猶朱其絺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緼

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稅包咸曰節者柳刻
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
蓬茨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
之公理山陽人也少好學博
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
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
木周布足以邱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應璩與程文信書
息四體之役曰故求遠田在開
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邱山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以東
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國若
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乃依林構宇傍巖拓
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架清後與壺人爭旦緹幕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
月照緹幕楚辭曰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
戲疾瀨之素水白孟子曰舜之
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
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
雖云隔超悟必有此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蚪獻書於衛

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居東離門下忠貞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
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
密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
點常躡草屨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蚪字靈豫
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蚪為別駕遺書禮請蚪脩
牋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
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祖
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屈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
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於齊宣王宣王使謁
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
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乃知大春屈已
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井
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
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

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
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
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
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
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
驃騎辟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
將軍執法檢下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
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
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
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祐秉德義
克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
養德養德者養名高尚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竟陵王集有皇
爰造九言實該百行太子九言言德
言實一曰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
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道於禰於未
萌申烟戒於茲日禰禰於袷結禰也儀禮曰女嫁母施
袷結禰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

禰九十其儀毛萇曰禰婦人之禰也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烟戒**非直旦暮千載**
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命公注**
解竟陵王集有皇**衛將軍王儉繼而序之**竟陵王集云
為九言**山宇初構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
序贊**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注曰獨征自然不復顧世
入室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尚想前良俾若神**
對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乃命畫工圖之**
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賈逵國語注**匹婦之操亦**
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
焉論語孔子曰吾未**即命刊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
見好德如好色者

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駟不追鄧析書曰一言而非急駟馬聽受一謬差以千里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李尤集序曰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先是震于外寢左氏傳伯廟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罪之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左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上從諫如順流虛已若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音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貴而好

禮怡寄典墳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礼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尚書曰禹子思曰已為物役矣

荒無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

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

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

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

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

脩者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

住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

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真曰五真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

佛話生天竺
迦維羅衛國
大漸彌留
詰言盈耳
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
曰詰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執
之始開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黜殯之請至誠懇惻
黜殯已見
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
左氏傳曰
演連珠注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
禮記曰公
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韋昭曰謫謫也字林曰文厄切
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
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

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
賈誼與鄧通俱

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
水投弔書曰聞其尊顯倭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

咎亦因自傷為
鄧通等所想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
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伍子

側聞屈原兮目沉汨
羅名羅今為縣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言至湘水遭

世罔極兮乃殞厥身
張晏曰讒言罔極言無中正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鳴梟翔翔
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子

顯兮讒諛得志
胡廣曰闢葺不才之人無六翮翔翔之用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胡廣曰逆曳不可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

顛倒易位也世謂隨夷為溷困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

植史記作值隨字謂蹈踏為廉李奇曰蹈魯之盜莫邪為鈍兮春秋

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

也鉛勞為銛漢書音義曰銛微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

默不得意世臣贊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幹棄周鼎寶

康瓠兮如淳曰幹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騰駕

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

中坂遷延負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履到上為下故漸

不可久也儀禮曰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

原遇此說信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張晏曰說離騷獨

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

切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音義曰襲覆也猶

張晏曰沕潛藏也鄒展曰音味偃蜺賴以隱處兮夫豈

從蝦與蛭蟪應劭曰蝦賴水蟲害魚者何肯也蘇林曰

水蟲食人者也蟪音面服度曰蝦音臬章昭曰蝦蝦蟄

况從蝦與蛭蟪也蝦音遐蛭之一切蟪音引所貴聖人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尼見蟻丘之將是

於畔郭象曰進不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

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父也

般音班或曰般相不去紛紛構護意也捷為舍人爾雅

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此咎善曰言般相不去離此愆尤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遭放逐鳳凰翔

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

去之如淳曰鳳凰曾擊九千里純雲氣遙遠也增高高

能致也禮記曰擊字作翮文子曰鳳凰飛千仞莫之彼尋

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

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鱒為之制也橫江湖之鱣鯨兮

固將制於螻蟻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滄

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鱣史

記鱣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

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

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客曰夫始終

者萬物之大歸死往者性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

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是以臨喪殯而

後悲觀陳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數於朝藍尹壘曰

喪於是有數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今乃傷心百

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

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

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

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

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

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

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尚書曰高明柔克居常安之

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於山

云崩故也夫以迥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

志之也左廻天唐獨坐謂中官左帽唐瑗也淮南子曰魯陽公

與韓蕢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

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濟世夷難之智而

於形骸之內而子素我於形骸之外濟世夷難之智而

受困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

慎淮南子注曰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

魏闕王之闕也是區區者而不界余也光于四表者醫乎最爾之

于上下左氏傳楚靈正曰是區區者而不界余也光于四表者醫乎最爾之

是區區者而不界余也七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雄心摧於弱

七雄心摧於弱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

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首遠迹頓於促路義詳

迹功業也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嗚呼豈特鼓曼之異闕景黔黎之怪

頽岸平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顧命已見上文

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經國之略既

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

大過失不當効也善平達人之讜言矣善言也持姬

女而拍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

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

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

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

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

名位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自任已見上

矣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文列子相室

謂東門吾曰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二者無存言人命

公之愛子也無餘身亡而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然而婉變房

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班固漢書哀紀述

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日婉變董公力婉

切毛詩曰綢繆東薪毛萇曰細繆猶又曰吾婕妤妓人

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

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朝脯脯精之屬漢書東方朔

方武切說文曰脯乾飯也蒲秘切月朝十五朝尚帳作妓汝等時時登

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必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

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金中謂眾妾眾妾既無所為

日景公為履黃金之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

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士

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令衣

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

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

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知自慧不能去其惡威力

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

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

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

成孝也無擇今人雖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若乃繫情累於外

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後之所以宜廢乎慎子曰德精

故物不於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

累於內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

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答賓戲曰王途蕪穢

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堙人極施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佇重淵以育鱗撫慶

雲而遐飛

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歎神龍之淵潛於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

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

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

威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四語曰

摧群雄而電擊舉

勅敵其如遺

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強也漢書梅

福上書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拍八極以遠路必翦焉而後綏淮南子

之外乃有

釐三才之闕典啓八地之禁闈

三才已見前陀寺碑文范

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

舉收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

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

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

徽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

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

而來歸

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准

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

濟元功於九有

固舉世之所推

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

獸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乎西也杜預注

曰造將覆篲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

論語孔子曰譬之如平地雖覆一簣進

吾住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苟理窮而性盡豈

長筭之所研

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

又曰研喻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夫梁木

當建安之三八實天命之所艱

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

已見上文

監厥德用 集大命 雖光昭於曩載將統駕於此年 史記李斯曰

貴極矣矣吾未知所統駕也法言曰惟降神之繇邈眇千

載而遠期 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

一出賢人君子所信斯武之未喪應靈符而在茲此

思而不可得見者也 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

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 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雖龍飛於文昌非玉心

之所怡 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

憤西夏以鞠旅汧秦川而舉旗 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

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車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

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

爰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異翌日之云

疾不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 諫歸途以反

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 詠歸途以反

旃登嶠瀟而竭來 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

莽冊命王奇曰嶠瀟之險東當鄭備新序大臣 次洛汭

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 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

洛汭大漸已見上 伊君王之赫弈寔終古之所難 楚辭

無絕兮 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 周易曰先天而

逝田巴與馬衍書曰欲搖太山而盪北海 厄奚險而弗

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 難蜀

曰遐迹一體中外禔福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

楚辭曰口噤閉而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求言鴟冠子

不言噤巨陰切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

而積嘆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焉營形氣為魄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灌焉

孟子曰嘔瘁而言嘔瘁謂人頰眉蹙顛憂貌也灌泣涕垂貌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

而汎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

絕命辭曰涕泣流兮崔蘭臣贊曰崔違率土以靖寐戢

彌天平一棺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

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弥於天淮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

之允昌周易曰富有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梁

傳曰先君有正終援貞咎以其悔雖在我而不臧言為

後君有正始也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惜內顧

之纏絲恨末命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

高蹤尚書曰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

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經

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宣備物於虛器

發哀音於舊帛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矯惑

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

太息以掩涕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必存儀形無善

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

仰視讓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

則意可知矣。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繚緲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苟形聲之賢，沒雖音景其必藏。亦必藏也。鵠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精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
毛詩曰：宅殷土茫茫。登爵臺而群悲，貯美目其何望。字林曰：也。博雅曰：貯，視也。貯與貯同。毛詩曰：美目貯貯。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貽塵謗。及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

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二首 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

康脩東府城，城墾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漸入丈餘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

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塋壁。毛萇詩：甍，甍也。今

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呂氏春秋：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柩水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

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

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甘蕉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執犀辨實也白苧切一作辯與練字通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摠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為壑聚壤成基一擲既啓

雙棺在茲捨衾悽愴縱鋪漣而左氏傳曰宋災陳番掩

本搗居局切爾雅曰歛謂之鋪周易曰芻靈已毀塗車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助語也

既摧禮記曰塗車芻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

盞或醢醢爾雅曰盞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酸也醢呼蹄切

蕤傳餘節瓜表遺犀犀已見上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

幾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靈歟其不反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

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

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皆興壙不可轉壑不可迴

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備增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

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冢壙中室也

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切備或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
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
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
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
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東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
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
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
是即祠骸府阿掩骼城曲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仰
絕也

美古風為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輪移北隍窀穸東麓**
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
杜預曰窀厚也窀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
葬下棺也穀梁傳壙即新營棺仍舊窀鄭玄周禮注曰
曰林屬於山為麓壙謂冢中也棺
或為塋**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敬
非也

遵昔義還祔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酒以兩壺
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牲以特豚幽靈鬻鬋歆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
幽靈潛與荆李康觸驥賦曰幽魂鬻鬋忽有人形禮記
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專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一首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
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
祭屈原文以致其意**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
邵字茂宗吳郡

人恭承帝命建旗舊是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侯
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

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訪懷沙之淵得指珮之浦**
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

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弭節羅潭艤舟**
壅又曰指余珮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汨渚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
江亭長艤舟待如渚曰南方人謂整舟向山岸曰艤

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王逸楚

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蘭薰需推玉績則折蓋林曰毛伯

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文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鎮密以栗香

也鄭玄曰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取善芳即玉及蘭劉熙孟

邕度尚碑曰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

明潔鮮白珪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

辭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溫風急時飛霜急節溫風長物飛

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羸辛達

表急相鱗七說曰飛霜厲其未騰風激其崖

紛昭懷不端羸秦姓芋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

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

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

謀折儀尚貞賤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

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

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如害其能共譖毀

之楚辭曰極專倭以慢諂兮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

極大夫子極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菴無實而害

長王逸曰蘭懷王之身絕郢闕迹遍湘干郢楚都也毛

少弟司馬子蘭也崖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為虛

也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則龍鸞鳳凰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

曰馨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

大史公曰屈原蟬蛻於燭熾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

也與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發實望望泪心

秋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

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

傳君子曰風有采藜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顏光祿即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

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惟君之懿早歲

飛聲思文賦曰蓋義窮機象文蔽班楊機象謂周易班

郭璞三倉解話性倅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鯨鯨直以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

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漢書

為國華章昭曰為國光華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度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

服爵帝典棲志雲阿阿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

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

勵志詩曰棲志浮雲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

也出為豫章太守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

性方峻不接賓客雅曰風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譚大

琴緒緒引緒也遊顧移年契闊燕處何敬祖雜詩曰

毛詩曰嘯歌傷懷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

詩曰死契關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心懷目泣情條

素者質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浮涼陰掩軒娥月寢耀故曰娥月

周易歸藏曰昔婦娥以西王母微燈動光几牘誰昭余

衽長塵絲竹罷調擘悲蘭宇屑涕松嶠楚辭曰涕漸古

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

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相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

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
仁之君一詭譎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
申酌長懷顧望歔歔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
歎而

文選卷第六十終

監造路吏劉晉英 郡人葉誠



